

第八回 報捷音行聘禮沒興一齊來 驚失女更盟有禍成雙至

詞曰：

做事還須存道理，不然定有差池。嬌娃嬌婿久相宜，忽然貧易富，翻使合成離。不道風雲平地起，冥鴻已占高枝。再思往事悔應遲，明明快心事，轉削畫和皮。

右調《臨江仙》

話說幸尚書清早到家，正在夫人房中說話，忽見丫鬟僕婦驚驚慌慌進來報說：「一起強人擁進來打劫了，卻怎麼處！」幸尚書與夫人信以為真，嚇得驚慌無措，便要東躲西藏。

誰知不是強盜，卻是來報廉清中解元的。一起報人，一路訪知廉清是做豆腐的兒子，沒什想頭，早將一團高興減了大半。再一打聽，得知是幽蘭里幸尚書的招贅女婿，方才歡喜，十分快活。遂一個個雄赳赳的且不去報鴻漸村廉家，竟先到幸尚書家來，擁到大廳上亂叫亂嚷，打東擊西，要請老爺出來說話。幸家家人突然見了，摸不著頭路，只認做強盜，都慌做一團，往後亂跑道：「不好了！大天亮強盜上了！」眾報人聽了，知他們認錯，轉笑將起來道：「你們不要慌。我們不是歹人。我們是報錄人，來報你們大相公喜的。」眾家人聽明是報人，方才歡喜，出來接待。

早有幾個一路叫將進來道：「外面這伙人不是強盜，是報錄的。來報大相公中了。要討賞，快請老爺出來打發他們。」幸尚書與夫人並合家大小正急得沒法，忽聽說是報人，報大相公中了，方才將一團驚嚇都變做歡喜。幸尚書遂連忙走出廳來。眾報人一齊擁住討賞。

幸尚書道：「我家相公中在第幾名上，可取報條來看。」眾報人道：「相公中得很高。求老爺先吩咐明白，方好看。」遂爭多爭少，直到講定了，眾人方取出一張紅紙寫的報條：「貴府中試第一名解元廉清。」

幸尚書看完，因大驚，怒罵道：「怎省城地方有這樣走空的光棍，他也不訪訪我幸尚書是何等人家，怎敢捏造無根的虛報，指望來騙財物，還不快出去免打！」說罷就氣憤憤要走進去。眾報人一齊上前圈攔住道：「老爺進去不得。我們眾人千辛萬苦來報一場，不過希圖厚賞，怎肯嚷罵一場，白白去了？」幸尚書道：「你們這班光棍，不知死活！你們既以假報騙人，我嚷罵你們，趕逐出去，還是你們的大造化。再要胡說，送到府縣，還要夾打問罪哩！」眾報人聽了，便都大嚷大叫起來道：「小的們跑了一日一夜，特來報喜，又不犯法，為什麼送到府縣去夾打？老爺莫要倚著官尊，來壓制小的們。便是宰相公侯人家，報這樣中解元的大喜，也要賞賜，再沒個空過。若說是假報，難道榜上的名字也是假的？若說廉清外姓不認帳，難道不是老爺一向養在家了的親女婿麼？我們打聽得的的確確，方敢來報，指望厚賞。況老爺又是報過功名的，自然不輕我們。我們為何不到鴻漸村廉豆腐家去報？」幸尚書見眾報人說來說去，皆指實廉清中了，不肯認是假報。又好惱，又好笑。

只得分解道：「誰說廉清不是我的女婿，他若果中了解元，乃是我天大之喜，便重重賞你們，我也不惜。但這廉清才十五歲，雖說聰明多才，中舉是他份內之事。但此時他尚是一個童生，連府縣也不曾考過，如何得能進場，你們妄捏假報，說他中了解元，指望騙錢，豈不是一班光棍。如今說破，你們還敢嘴強麼！」眾報人道：「我們若是一班光棍要捏假報騙人，為什不訪個進過場的秀才去假報，轉來假報一個不進場的童生？這廉清是童生是秀才，我們也不知道；進場不進場，我們也不知道；只看見龍虎榜上第一名解元的名字是廉清，我們就來報了。此時老爺也不須動怒，小的們也斷然不肯去的。從來事假的真不來，真的假不去，過一會少不得有個明白。若是真的，老爺自然要重賞我們；若是假的，老爺竟送到府縣去夾打就是了，小的們也甘心領受。但小的們跑壞了，且求老爺賜些酒飯吃吃再處。」幸尚書聽了，轉弄得沒奈何，只默默低著頭走來走去。

此時寧夫人聽說兒子中了，忙到廳後來問信。不期報人不說兒子中了，反說廉清中了解元。又氣又惱，忍不住也就在廳門後嚷罵「光棍騙人！」正嚷罵著走進去，第二報一群人趕到廳上，也貼起條子來報喜。看看名姓卻是一般。頭報人方笑嘻嘻對著幸尚書說道：「這難道也是假報，也是光棍？」幸尚書看見這般光景，倒弄得驚驚疑疑沒法起來。及細想一番，卻只是搖頭不信。

又過了半晌，忽見逢寅也趕到了，才落轎走上廳來，早朝著幸尚書深深一揖道：「恭喜老先生，令婿竟獨佔黿頭矣。可謂不負老先生之巨眼。」幸尚書聽了，早喜動眉宇道：「他一個童生，又不入場，卻怎能得中？」逢寅答：「令婿不獨才奇，竟是一個奇人。」遂將他大收赴考並做五經七篇、宗師愛他親送入場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道：「這樣功名真取得驚人！」幸尚書聰明是實，直喜得心花俱開，因大笑道：「今日方見我賞鑒不差。」眾報人見幸尚書歡喜快活，因在旁插嘴說道：「老爺且慢歡喜，我們一班光棍不知可要送到府縣去夾打了。」幸尚書忙賠笑道：「是我錯怪你們了，賞錢重些吧。」因吩咐家人殺豬宰羊，管待眾人。

外面忙亂不至緊要，早有丫鬟入內報知夫人道：「逢相公回來了，說廉相公中了解元，果然是真。」寧夫人聽了，早嚇得渾身麻木，竟說不出話來，只躲在房中去，暗暗頓足追悔道：「這事做得太差了，我只認廉清小家子，無才不長進，故將女兒改許了貝公子，早指望收他的重禮厚聘，風光風光，燥脾燥脾。誰想廉清忽中了解元，竟是一個香噴噴的貴人了，怎倒反要撇去，豈非自誤。若是貝家行聘不約定是今日，還好慢慢商量，卻又恰恰正是今日。兩下夾炒，卻怎生區處？況如今日已將午，只怕貝家聘禮不多時就要到了。一時撞見，豈不爭鬧。若要著人去知會他，叫他不要行來，此時馬已臨崖，如何勒得他住！」

左思右想，急得沒法，一時氣苦，一個噁心，早一跤跌倒牀上，翻天覆地的直叫：「不好了，心痛要死！」丫鬟們聽見，連忙入房去看。看見夫人疼得七死八活，慌做一團。只得著兩個煎茶送水守定夫人，又著兩個去報老爺，又著兩個丫鬟同小姐房中的春花去報知小姐來看夫人。原來這春花清早起來見小姐樓門未開，又聽見老爺回家，便走過來看。及見報人來報，許多熱鬧，她便呆呆貪看，竟忘記回去。今著她去報小姐，只得同走去了。眾丫鬟在房中碌亂不題，正是：

世情不是苦嫌貧，認定貧寒不復春。

得到花花還草草，捫心方悔不知人。

卻說這日，寧無如同著楮媒婆，從天未明便到貝公子家來，將一應聘禮俱擺在廳中。真是，黃燦燦的是赤金，白森森的是元寶，釵環首飾，緞匹綾羅，十分齊整。直擺到日中，叫家人捧著，方才起身。

寧無知、楮媒婆二人是原媒，俱披紅掛彩，坐了兩乘轎子，押著禮，帶領貝家眾家人，一隊隊擺開，笙簫細樂、起火爆竹，前後打著黃羅深傘，路人俱聚擁而觀，無不喝采富盛。不一時到了幸尚書門前，先放了三聲大炮，然後吹打進門。

幸尚書正同著逢寅打發報人賞賜，忽聽門前炮響，隨又大吹大播起來，逢寅忙說道：「想是哪家來賀喜了。」幸尚書也信是真，連忙叫人迎接禮物，自己卻同著逢寅閃立在旁邊，看是何人。

只見許多人，紅紅綠綠，簪花掛彩，抬的抬，扛的扛，一盤一盒的俱往廳上擺下。盤盒內俱是茶、果、羊、酒、銀兩、緞匹。隨後一乘轎子歇下，走出一個披紅的媒婆來，夾在中間叫人擺開禮物。幸尚書見了大驚不知是何緣故，連忙著家人取禮單來看。家人只得向盒中拿出一個銷金大紅綾子的禮帖，雙手送與幸尚書。幸尚書忙接在手，同著逢寅先生揭開看去。只見第一行金字就是「聘禮千金」，以下俱是釵環禮物，末後寫著：「清河郡愚婿貝錦頓首百拜。」幸尚書看完，勃然大怒罵道：「這是哪裡說起！這小畜生怎敢如此，無禮狂妄！」逢寅見了，只嚇得在背後吐舌。

幸尚書忙問家人道：「這媒婆是什麼人？快扯來見我！」家人見老爺發怒，沒奈何，只得趕上前，不由分說將楮媒婆一把拖來。幸尚書大怒罵道：「妳這大膽的賤人，該死的潑婦，這事從何而起，快從實說來！」楮媒婆忽見幸尚書發怒，連忙陪著笑臉說道：「今日是個喜日，凡事要求老爺包容些。老爺為何這等著惱，就是小媒婆做的這頭媒，原不差什麼，況且貝公子年少多才，財傾北斗，因仰慕老爺尚書門第，小姐閨苑瑤台，故此樣樣依從，般般順命。聘禮千金，釵環細緞又不下千金，果品豐隆不為不備。老爺雖是尚書，他的父親也登黃甲。品級雖不相同，實是在朝臣子，也不甚低。即有不到之處，老爺要求全責備，也須對小媒婆細說，即叫他添來補上。為何就動起怒來？」

幸尚書聽了這番說話，急得怒髮如雷，只叫家人動手。怎奈這些家人俱曉得是夫人的主意，只袖手旁觀，不便動手。幸尚書怒氣填胸，自己趕到楮媒婆身邊一連三四個巴掌。罵道：「我的小姐自幼許配廉清，久贅我家，誰人不知！今日得中解元，不久成親。妳怎敢串同貝家，無端強聘。妳不想，一個庶民之家，也不敢輕易娶聘已定之婦，何況我二品尚書、千金小姐。妳敢花言巧語哄騙人家來探虎穴！妳如今即有三頭六臂，鐵膽銅肝，也難逃官法立時處死！」

楮媒婆被打得兩太陽火星直冒，又聽見送官處死，只得帶哭說道：「常言道：『無事不登三寶殿，螞蟻不入無縫磚。』今日這頭親事，原是兩相情願，並非逼勒成交。小媒婆是領了夫人之命，又有寧舅爺與我撮合而成。老爺為何只怪我一個？」幸尚書聽見說出夫人與寧無知來，忙叫人去尋寧無知。

不期這寧無知的轎子在後，到了門口下轎，正欲進來，早有一個幸家家人對他說：「今日老爺回家，廉清已報中了解元。」細細說明。寧無知吃了一驚，曉得此事做差，有些不妙，便趁著眾人忙亂，早欲躲開聽風聲去了。家人來尋，哪裡有人影兒，只得回了幸尚書。

幸尚書便氣呼呼，入內來尋夫人，不期兩個丫鬟正走來報說：「夫人急心疼痛倒在牀上，欲不省人事，請老爺快些去看救。」幸尚書一憤之氣，正要趕來與夫人爭鬧，不期才趕進房中，果看見眾僕婦丫鬟俱含淚大哭道：「夫人不好了，氣死了！」幸尚書聽見，連忙走到牀邊細看夫人時，只奄奄一息，九死一生，哪裡敢說什麼。只是跌腳捶胸，氣苦一番。因叫貼身丫鬟灌救。

復走出廳來，指著楮媒婆大罵道：「妳這賊婆，既做媒婆，豈不知婚姻主持必從父命，方敢議婚。怎敢大膽乘我不在家中，哄騙夫人做此悖理之事！此風化所關，非經官不可，這還是易明之事。但妳今強媒哄騙，氣死命婦，我奏聞朝廷，不怕妳與貝家這小畜生不是死罪。妳且去看看夫人！」因扯了楮媒婆便走。楮媒婆只得跟到房中，見夫人在牀上這般光景，便嚇得膽戰心搖，往外就走。

幸尚書一把扯住道：「妳如今好好將這些禮物帶去退回貝家，我老爺萬事俱休。夫人就是有長短，也不來尋妳。」楮媒婆到此，沒法奈何，只得說道：「人家興興頭頭送過禮來，叫我一人怎麼回得？老爺也須著個人同去，他方肯信我。」

幸尚書道：「這不打緊。」便走出到廳前，對逢寅說道：「此事先生盡知，相煩同她到貝家細細說知利害。」逢寅忙對楮媒婆說道：「事已至此。解鈴人還要繫鈴人。我同你去說明。」

楮媒婆沒奈何，只得對著這些抬禮的人說了一番。這些人也見事情做錯，又見幸尚書發怒，俱不敢言語，只得啞啞連聲，將禮物抬上肩頭，各尋原路。正是：

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。

這等事情，其實稀罕。

且按下楮媒婆同了逢寅去回貝公子不題。卻說幸尚書見退去了禮物，方才放心，便又打發了眾報人賞賜，不一時俱去了。正欲轉身來看夫人，只見幾個丫鬟慌慌張張跑來說道：「老爺，又不好了！」幸尚書聽了，只道夫人有些差池，嚇得大驚失色，忙問道：「夫人怎麼樣了？」丫鬟稟道：「夫人病還不妨，只是小姐與秋萼俱不見了，特來稟知老爺。」幸尚書聽了，大驚大駭道：「這又奇了，一個小姐深藏於內怎會不見。且小姐不見，妳們如何曉得？只怕還在園中閑耍。」眾侍女道：「我們因見夫人病重，去請小姐來看，不期到花萼樓不見在上，便往各處尋遍，只尋不見小姐與秋萼的影兒。」幸尚書道：「豈有此理！」

遂不去看夫人，同著眾侍女來尋小姐，各處尋到，果絕無影響。幸尚書著急，因暗想道：「莫非女兒守志，見母親背盟許了貝家，不好明口拒絕，竟行了短見麼。」一時著急，便叫家人在井中並荷花池內各處打撈，又到各處黑暗的所在，恐她縊死，並不見蹤跡。幸尚書又想到：「小姐尋短見或者有之，為何秋萼也尋不見。」一時想不出主意來。

且說夫人正在牀上發昏，忽聽使人說老爺發怒退回了貝家禮物，便放下心頭石塊，才進些茶水，不期又報說小姐、秋萼俱不見了，如今老爺同人前後各處尋覓，影也不見，又著了一急。只得叫丫鬟侍女攙扶著，也來尋小姐，便一路哭哭啼啼，走到幸尚書面前。幸尚書正急得沒法，便埋怨道：「一個好端端的女孩兒，被妳害得如此！如今不知死活存亡，又不知在哪裡存身！」說完咬牙切齒，痛哭流淚。夫人也放聲大哭道：「這都是我的不是，一時短見差了。若有些長短，我命自然難活！」二人哭哭啼啼。

只見管花園的老家人幸免忙來稟道：「小的今早起來，只見西邊園門不關，只道夜來忘拴。據如今不見了小姐，想起來一定是小姐見夫人有此一番事情，同秋萼私走出門，藏躲去了。」幸尚書聽了，忙止淚說道：「這卻一定是了。如今且不須啼哭。既有出路，大約所去不遠，只消著人分頭尋訪。」夫人也含淚道：「只是叫人尋訪，卻不可張揚開去。明日廉解元回來知道，就不便了。」幸尚書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遂吩咐內外家人道：「不見小姐之事，你們不可走露消息。只留心察訪。大約只在左近，自然可尋。今日完了，明日去尋吧。尋著重重有賞。」家人答應。幸尚書亂了著一日，精神疲倦，又惱恨夫人，遂在廚房中安身去了。正是：

愛女親驅如匿花，東牀苦認做冤家。

到今細細思量起，方悔從前卻是差。

卻說楮媒婆同逢寅押著這些禮物回去，一路只是跌腳抱怨叫苦。正走著，忽見寧無知在樹林中一頭鑽出來。楮媒婆看見，便一把扯住道：「你好人呀，兩人做事，怎叫我一人擋災，你倒安安穩穩躲在這裡。我如今咬下你一塊肉來！你不看看我的嘴臉，都打腫了。」寧無知連忙陪笑臉說道：「還是我見機躲得快，我若冒冒失失走了進去，還要弄得不好看哩。只怕此時已同妳送到官，腿都夾爛了。還虧得妳是個女人，從來男不與女敵，故此完完全全放了妳。」楮媒婆道：「放是放了，只忒難為情。」

逢寅看見，連忙勸開道：「我們快些去做正經事，好回覆幸尚書。」寧無知笑道：「先生有所不知，今日貝家驚天動地行了這些禮物過來，你二人就要這樣平平穩穩去退。不要說貝公子是個勢力人家，就是小戶人家，也要講三句話兒。只怕妳打腫了嘴，還是他老人家沒力氣的空心拳頭。妳還叫疼叫苦？只怕貝公子使起呆性，妳的骨拐打做兩截，就要做癱瘓人兒，在十字街前學李鐵拐仙人罷了。」楮媒婆聽了，只急得亂哭。逢寅道：「依兄主意還是如何？也要大家快些商量。」有分教：

指鹿為馬，將李代桃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麟兒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